

陶知行主編

生活教育

國立
北平

半月刊
第十期
每月一日及六日出版

二以養生
學以明生
團以保生

本期附：古色銅版紙精印「生活教育畫報」第十期一張

不另取費

民國廿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總發行所：兒童書局總店

本期目錄

【言論】	大家讀文運動之路.....陶知行(二三〇)
【特載】	淮安新安小學第六年計劃大綱.....汪達之(二三二)
【生活素描】	羣兒.....曹建培(二三六)
	戰時自述.....曹帶江(二四〇)
	阿模.....余健生(二四〇)
	模休的生活自述(二).....密野(二四二)
【科學新知】	動物能認識顏色麼？.....純才(二四四)
	最新滅癆法.....白桃(二四四)
	食物與牙齒.....陶宏輝(二四五)
【教學做報告】	自從開工以來.....戴自偉(二四六)
	孩子們的哭聲.....孫銘勳(二五〇)
	總動員種棉花.....尹孔敏(二五四)
【插圖】	活字典.....蔡鷗(二五七)
【詩歌】	聖酒.....郭季成(二五八)
【通訊】	給新安小學的信.....孫銘勳(二五八)

零售每期 實價八分
不折不扣
外埠另加
寄費預定
全年二十
四期實價
一元六角

用書如用刃
不快自須磨
欲磨不切菜
何以見婆婆

陶知行

樣的貧乏。剝削大眾的大餅的人是同時獨佔了大眾生活所需要的符號。

照這樣看來，大眾語文運動是有兩條大路可走：

(一) 智識分子參加大眾生活，在大眾語演進的基礎上努力寫作語文合一的大眾文；

(二) 將生活符號普及於大眾，使大眾自己創造出語文合一的大眾文。

智識分子要想寫大眾文必須先學大眾語。他必須拜大眾做老師。不夠！他必須鑽進大眾生活裏去與大眾共生活共甘苦。他必須是隊裏的一位戰士。等到自己的生活與大眾的生活打成一片，然後他纔能領略大眾生活之酸甜苦辣；然後他寫大眾便是寫自己，寫自己便是寫大眾。如果他不屑拜大眾做老師，不屑在隊裏做一個小兵，他決寫不出好的大眾文。

拿什麼符號來向大眾普及？漢字呢？注音字母呢？拼音文呢？我的建議是三管齊下：漢字要教；注音字母要教；用注音字母拼成大眾文更要教。

漢字是士大夫的法寶，大眾必須認得這法寶，纔能看破士大夫的神祕。能教漢字的人有八千萬。漢字的本身雖難學但是能教這符號的人如此之多，是推廣運動的一個大便利。我

以為漢字只要認得就夠了。幫助大眾認識漢字的一個方法，便是注音字母。有了注音字母，大眾可以自勵去用字典，醫生字，追求新知識。但是我們不能停頓在這裏。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眾運用注音字母記錄自己的思想情感行動。我們必須立刻教導大眾運用字母寫大眾文。我們教漢字的目的在使大眾認識那被漢字包圍的中國；我們教字母的目的，小而言之幫助多識漢字，大而言之在用秋蟬脫殼之方法創造拼音字來代替漢字，以產生拼音的大眾文。

我們做普及文字符號的工作時應當提倡俗寫簡筆漢字，印寫字體合一，國音字母正草合一，以節省學習之時間精力。

中小學校及民衆學校之學生都該做起小先生來，每人至少教兩個不識字的人。這樣一來，我們便有一千多萬有組織的分子來負起普及符號之重任。再加上八千萬識字民衆之進一步之培養及總動員，數年之間，必可使大眾取得他們生活所必需的符號。

大眾得到符號便能將自己的生活，深刻的描寫出來。大眾的隊伍裏自有文藝的天才。他們自然而然的會產生出第一流的大眾文。

我有把文字符號傳給大眾的時候要做一番「瀟灑」的工作。我們要把時代落伍的意識瀟灑掉，要把麻醉的毒質瀟灑掉，要把古典瀟灑掉，要把洋文法瀟灑掉，我們獻給大眾的符號是要和沒有微生物的清水一樣。大眾得了這種清水的符號便能自由的，毫無成見的，寫出真正的大眾文。



淮安新安小學第六年計劃大綱

汪達之

中華民國廿三年六月六日—廿四年六月六日

本校依據第五年度計劃和事實的經驗，擬成第六年度計劃大綱。

第一項 經費

力圖逐漸實現經濟獨立的原則

以量出爲入，建立經濟的計劃。

以量入爲出，安定事業的基礎。

甲、籌募生產工具，材料費壹萬元。

乙、籌募建築設備費兩千元。

丙、整理原有經常費租息約二百元。（因農村經濟崩潰影響收入或將不上此數）

丁、原有捐助約六百元。（自廿二年八月作起月匯五十元。）

戊、本縣教育局補助費貳百元。

第二項 生活

以「在勢力上勞心」的「教學做合一」的理論與方法，逐求達到五項目標爲原則，以實驗生活即教育的真實性。

以共生活共甘苦爲原則，養成生活的正確意識和態度。

生活的目標

一、康健的體魄

二、科學的頭腦

三、藝術的興趣

四、生產的技能

五、自由，平等，互助的精神

生活的方法

甲、個人的生活

一、每天做內體運動一次。

二、每天整潔一次。

三、每天寫日記一篇。

四、每天吃開水五大盃和豆漿一大盃。

五、每天大便一次，且有定時。

六、每天看本埠和外埠報各一份。

七、每年種痘一次。

八、每年洗澡約八十次到一百次。

九、每年抄本約八十套到一百套。

十、每年和國內外小朋友通信十二封。

十一、會寫字體端正的字，並且寫得快。

十二、會計算普通用數。

十三、要認識五百個生字，並且會用。

十四、要教兩個以上不識字的人認識五百個字做掃除文盲的

基本運動。

十五、要認識環境中最易見的動植物各十種以上，並且要

觀察各一種以上的生長過程，及對於人類關係。

十六、要認識每晚容易看見的恆星和行星十二顆以上，並能

懂得風雲雨露等自然現象的成因，和人生的關係。

十七、能欣賞名歌名畫和自然風景。

十八、能畫簡單的構圖。

十九、會唱十二首新歌。

廿、會弄一種樂器。

廿一、會表演六種話劇。

廿二、會打六套拳術。

廿三、會製科學玩具及動植物標本各十種以上。

廿四、會開留聲機，電影機和無線電收音機。

廿五、會攝影和沖洗晒印照片。

廿六、會修理農工具及日常用具。

廿七、會運用十種以上普通藥品。

廿八、要認識社會生活，並擇一種構成社會生活之基本的工

人生活如種灌田者，瓦匠，木匠，石匠，鐵匠；的生

活，詳細觀察，並加記載，為研究社會科學的基礎。

廿九、要學會游泳和撐船。

乙、團體的生活

一、每日開寅，晚會各一次。（星期寅會舉行紀念週）

二、每週開週會一次。

三、每月開月終會議一次。

四、每年開紀念會一次。

五、臨時集會，可臨時酌定；其他紀念會，俱於臨時會議中

決定。

六、每日輪流做主席和紀錄。

七、每日輪流燒飯和抬水。

八、每日每人參加一種，或兩種生產工作。

九、每年長途旅行一次。

十、養雞五對狗兩隻。

十一、捕滅蚊蠅，並懂得蚊蠅何以為人類大敵。

十二、編蓮花週報五十二期。

十三、編印一年概況。

十四、徵集社會的批判。

十五、擬第七年度的計劃和生活履歷。

共同生活的人

甲、導師

一、以有一項或數項生產技能者。

二、以有熱心犧牲個人的一切，努力贊助本校的實驗辦法者。

乙、基本學生

以逐求達到自食其力的原則。

現有基本學生十二名，但添加與否須視環境之能否容納為決定，其標準以

一、信托本校辦法者的子弟。

二、顛連無告需人幫助之孤兒。

丙、普通學生

即本校附近為社會經濟條件所桎梏之兒童，家中無事便來，有事便輟，此輩兒童暫不定名額多少。

第三項 環境

一、社會即學校，生活教育者除適應生活環境，以圖生存

外，當更力圖創造新的環境，以達到人類正常生活的幸

福。

本校應以文化集團的力量負起促進社會文明的使命。

二、生活教育者的最大任務，為發展社會經濟的事業，本校除積極謀自身經濟獨立外，促進社會生產量的增加，質地的改進及價值的提高，俾開發地方的富源促進社會的新生活。

根據此兩原則而有

甲、生產的建設

一、擴充粉筆製造廠。

二、成立蚊煙製造廠。

三、成立蔬菜園及菊、月季花園。

(繼續挑填柴地期於三年內能通運河堤闢成一條新路)

四、成立產品推銷所。

五、成立蒲草造紙廠。

(1) 救濟本地種蒲田業者蒲草無銷路的恐慌。

(2) 鼓勵增進蒲草的生產量。

(涼瀝之區統可改種蒲草)

(3) 成立種蒲田者合作社。

(4) 籌集基金(即一萬元生產工具材料費中一部分)

(5) 選派基本學生中年齡較大者往造紙工廠實地學習造

紙技能。

六、籌備印刷所

(1) 選派基本學生學習印刷技術及美術製版技術。

(2) 另籌基金三千元。

乙、工程的建設

一、修理和開關門窗，並加油漆，玻璃。

二、翻蓋前後樓屋頂。

三、裝換前樓上下及第一二工作室地板和樓板。

四、翻造圓門兩座。

五、建築浴室一所。

六、建築溫室一所。

七、建築廁所一間。

八、闢天然游泳池一所。

九、建築戶內生活區一座包括

1. 自然科學試驗室(附醫藥用品陳列)

2. 社會科學參考室。

3. 藝術展覽及習作室。

4. 金木工製造室。

十、鋪平道路五十二丈。

十一、建築演講台一座。

供講演，表演戲劇及放電影，以增社會生活的興趣。

現因無正當娛樂機會而常致數百人擁聚於一小戲園中，歷數小時而不知倦。非獨妨害健康，而低劣的趣味的挑撥，實為誨淫誨盜之厲階，本校願與熱心改造社會人士，共籌挽救的方法。

十二、翻造永裕亭

此亭年久失修，現已椽朽瓦坍，狀極危險，擬重新蓋，並擴大其用途：

(1) 為附近農家生活閒暇時，辦民衆夜班的場所。

(2) 為蒲草造紙工廠接洽收買蒲草的場所。

(3) 為種蒲田業者合作社辦公的場所。

(4) 為方便往來行人歇肩息腳的場所。

十三、聯合本街及其他熱心社會公益之各界人士進行重鋪蓮花街大路一條。

第四項 口號

一、取得生產的工具和材料以達到經濟的獨立。

二、努力生活教育的實驗成功。

三、打開中國教育的新生路。

教育是全人類的事業

在兒童的世紀裏，要為兒童創一基礎事業，是每一個人，更是每一個教育的研究者的責任。

生活素描

葉兒

曹建培

人間最苦痛的事，我以為要算是沒有父母的孤兒。我雖有慈愛的母親，然而，我的父親是早已死去了。我是住在鄉村裏，家裏很少有田地。父親在日，一家的生活，全靠父親一手維持，父親是不幸的早死了，所以家裏經濟更加窘迫起來。吃了早飯，愁着午飯，因此，我六七歲的時候，母親就把我送到有錢的胡伯伯家守牛。母親送我去上工的一天，路上她老人對我說：

「孩子！人，好歹是一個命，如果您的爸爸不死，家裏雖窮，至少現在還不至於就把您送去給人家守牛。到胡伯伯家去，好好替人家做事，母親沒有能力養活您。……」

母親一面說了，臉上不斷的流着眼淚，那時，他也不曉得什麼叫做命運，我也說不出一句什麼話來，心靈裏只一味的難過。

我心裏常常的記了母親這些忠告，一天天的我是勤勞的給胡伯伯做事，守牛。一天過節，他們有錢的人家，照例子是大吃。正當用餐的時候，我替胡伯伯盛飯，「拍」！我手

上的碗落到地上打碎了。

「野孩子！您的心用到那去了！今天是什麼日子！可曉得今天打破碗是不吉利呀！滾！今天沒有飯給您吃了。」

他狠狠的用筷頭打我，又大罵我，連盼望多時一餐大吃的機會也失去了。我帶了飢餓的肚皮、哭着跑回家去，把這一番的經過哭着向母親說，母親慈愛的回答我：

「孩子，做事要細心。您不細心，做了不好的事，所以胡伯伯才打您。胡伯伯打您，不是外人，有什麼要緊，他肯打您，才正是想您好咧。兒，還是好好的去。家裏沒飯吃，住在家裏怎好呢！我送您去，我送您去。」

母親這樣的對我說，我只好屈服在母愛的言詞下應允了。母親送我到胡伯伯家，胡伯伯見了我更加生氣了，這個原因，是不該我偷了跑回家來。母親看到這種情形，向胡伯伯哀求的說：

「伯伯！我就是這一個孩子，望伯伯好好的帶養他，常如伯伯家裏多養了一隻貓，一隻狗吧……」母親一而再的說情後，胡伯伯方才肯息了這一場風波。

「鄉村四月間人少」，這是守牛的孩子最忙的時候了。東方未明，把牛大哥從欄裏牽到山上去吃草。東方發白了，牛兒吃得很飽，又把牛兒拉回來，交給大司務耕田。日暮西

山了，又從大司務手上把牛牽到有草的地方去，守到深夜才回來。吃點冷飯，冷菜，這都是他們吃着剩下來。有冷飯冷菜吃得飽，這都算好，有時不巧，東家人添多了，連剩飯剩菜都不能一飽。午飯，有時不用守牛，可以與大司務及做工的人在一塊兒吃。然而一桌子人吃的飯，都是我一人裝盛。端菜，抹台子，打洗臉水都是我一個子包辦。他們吃完飯了，我一碗飯還沒有吃了，這一餐又是不能好好的吃了。

一天晚上，我伴着牛大哥從田野間歸來，東家多睡了，只有娘姨陪着少爺在洗腳，我胡亂的用完晚飯，坐在少爺一旁小凳子上休息，心想休息一會就去睡了，

『小葉，把我的鞋子拿來。』

『是，少爺。』

『還有揩腳布。』

『是。』

『少爺，好了嗎？我要去睡了。』

『不，早拉！還有洗腳水。』

『呀！少爺，我實在等不及了，就請張阿姊（娘姨）替您倒下子吧，我要睡得很，明天又是要起早哩！』

『狗東西，您懶，非給我倒洗腳水不可。』話沒有說完，他手上的木棒已上了我的頭了。

「咚咚！」

「唉喲！我的媽呀！」

他雙手拿着木棒打在我的光頭上，一個包，兩個包，三個包，包上都出血了，我大聲的哭了出來。從工作裏帶着軟弱的精神歸來，又得這樣大抹殺興趣的事，我真是氣極了。心裏想，情願餓死，再也不願幫工了。黑夜裏，我大着肚子逃回家。

「孩子！您怎麼這深夜回來了，東家不是正忙着有事嗎？」母親睡在床上，憂慮着家務，還沒有睡熟，見我回來，驚心的問。

「媽媽……您看……。」我禁不住嗚咽的又哭了。母親摸到我頭上出血的包子，也流起眼淚來。

「孩子，您又與誰鬧了亂子？咳喲，血還在流啦，可痛死了……。」經母親這樣慈愛的慰問，我的心更加酸痛了。

微微的亮光，從窗子透射進來，母親含着哭音喊我，「孩子，快些起來到胡伯伯家去守牛啊，激動了胡伯伯的氣，可又不是小事？」

「媽，……我再也不去了，打死我也是不去的。我為什麼給他一家的人管，罵，打。媽！您老人家不是很疼愛我的嗎？您從來不輕於打我一下、忍心您的孩子給人家打嗎！」

母親給我這一問，聲音在喉嚨裏哽住了，遲遲的母親問：「您不去，打算做什麼事好呢？」

「一個人總該有一個人的飯吃，不是麼？我定要給胡家守牛，才有飯吃啦，不，我不去了。」

「孩子，您不去，胡伯伯就肯輕於放過你嗎？」

「不管，幫人做工，我不能供給人家打的。」

犬吠聲，脚步聲，粗大的聲音叫喊着：

「老葉！您的孩子回來了嗎？小狗東西！好大的肚子。」

唉呀！不好，那老閻王來了！他是我們一鄉的大紳士，對人對事，一打二告。我這一鄉無人不曉得他，無人不怕他，人家在他面前都敬他喊他胡伯伯，暗暗裏就喊他胡閻王。我的心立時跳起來。我像鼠兒見了貓似地，只有溜之大吉了。

心兒急，眼兒跳，戰戰兢兢的在姨母家避了一天，深夜裏偷偷的跑回來。母親告訴我說：

「您是偷走了，可是，難壞了母親。胡伯伯他找不着您，他要打我，罵我養着不教訓的孩子，隔壁的王媽聽到吵罵的聲音，趕着跑來，她是與他有老親，她給我討了個情，我還回他叩了幾個頭，結果，您今年一上半年的工是白做

了。……」聽到這裏，我的心方才放下。雖然工錢沒有了，我還以為是一樁幸事。

我沒有幫人家守牛了。跟了母親在家裏吃大麥糊，喝稀粥，心上覺得很快樂。每天幫助母親種菜，拾柴火，養雞，養豬，……因為沒有消費的人，家裏生活也就很夠我母子倆過了。

距離我家四五里路遠的一個鎮上，有個縣立的初級小學。我拾柴火是常經過學校門口的，每每看見許多與我同樣大小的孩兒們在裏面讀書，我就感到我也想讀書。一天吃晚飯後，我要求母親給我讀書，母親看到現在的社會是沒有窮孩子進的學校的，總是吞吐了幾口氣說：

「您唸得起書嗎！」
我的要求往往總是這樣失敗的。可是，這天晚上不同了。母親不答應我的要求，我老是鬧，不睡覺，一直鬧到天快亮，母親還沒有答應，唉，我只好同母親去睡了。

「媽！我要讀書，您看他們是多麼幸福！媽，我為什麼不能讀書呢？您……」我夢囈的哭了，把母親哭醒。

「孩子，您在做夢嗎？喲！我的兒。……」
母親把我輕輕的搖醒了，問我什麼事，然而，我自己一點還不知道呢。母親看到我讀書心切，終於是應允了。第二

天母親送我去上學，雖然是縣立的小學，學長先生還要收我兩塊錢一年的學費哩。

學校裏與家裏是大大的不相同了。學校裏有先生，有同學。上課後，有台球，小的足球玩，……這，在我的生命史上是最光榮的一頁了。從開學到放假，我從沒有缺過一次課。

坐在我桌子前面的鐘兒，先生是最歡喜他了，上課前，下課後，先生一見了她，總是要抱抱他的。這天，我看到先生又在抱鐘兒了，當先生把鐘兒放下，我也伸着手向先生身上伸，我歡喜先生也抱我了。「呀！」先生立即把我放下。

「髒孩子，您的身上是多麼的髒，您看看，把我身上都弄髒了。……討厭的東西，您不像鐘兒，他穿了學生裝是多麼漂亮，唯有您穿着髒東西，像個討飯的小傢伙……」

好，我得着封號了，從這以後同學都喊我「髒孩子」，除上課以外，我刻刻都聽到「髒孩子」這三個字的名詞，可愛的學校，忽變為我怕來的地方了。從這以後，我就找母親要錢也要做學生裝穿，母親對我說：

「……您不能像他們有錢的孩子，要什麼就有什麼，我家那來有錢買這些呢？他們有爸爸，他們有媽媽，有本事會

賺錢給他們兒子女享福，您呢？……」

母親是一天天不答應我的要求的，我也是一天天不到學校裏去。母親對我說：您要做學生裝，除非只有把豬兒賣掉。結果，我的要求是勝利了，可是，母親流了不少的眼淚。

我們從單衣服穿到夾衣，從夾衣服又要穿到棉衣了。一天，正當我們上第一堂國語課，琴兒的母親遠遠的嚷着來了。

「這個學校不是個學校，孩子東西帶來就掉了，琴兒，把東西檢回家去，不要再跟這些「小偷兒」在一塊學壞了，」校長先生急了不知什麼事，向他打招呼，她睬也不睬，把琴兒拉回去了。後來校長先生才知道是琴兒剛買來的橡皮叫子掉了，校長先生問我們那個拿了，同學的都把頭搖一搖表示沒有，先生一個個的輪着問檢查，臨到我了，檢查後，先生肯定的說：

「葉苗，琴兒的橡皮叫子一定是您偷了，您快說，說是您偷了我就不開除您，否則，我就不要您讀書了。您說是您偷了，快說。」

校長先生逼着我說是我偷了，不然就要開除我，我就答應是我偷了。下午到校裏來，校長先生一見我就逼着我

要橡皮叫子，

「葉苗！您把琴兒的橡皮叫子帶來了嗎？」

這一問可把我驚呆了，過了一會，我答說，

「先生！我沒有拿他的橡皮叫子。」

「撒慌！賊孩子！您上午不是講是您拿了嗎？」

「先生！那是您叫我這樣說的。」

我連說了三聲沒有，校長先生就把我的一塊硯台，一桿筆，一本破書兒……都檢着要我拿着離開學校了。我聽到他要我離開學校，如要我上刑場一般的我不肯走。他拖我，他打我，他逼着要我非離開不可，我問先生爲什麼就要肯定的說是我偷了，他大發雷震，

「還狡辯，只有您是窮孩子。不是您是誰？」

爲了一個窮字，先生罵我是「賊孩子」。

爲了一個窮字，先生判斷我是個「小偷兒」。

爲了一個窮字，先生強迫着我離開學校了。

我傷心，我流淚，我哭着昏去。待我醒來，世界上都變

成像地獄一般的黑暗了。

唉！何處是我的歸宿？

我的自述

曹帶江

提起我的生活，我便難受，然而有人餓死，並且餓死的

是有許多，我有時餓而未死，想到這裏，我不是又成了一個幸運兒嗎？在二年前，我雖不敢說有什麼明白的主張，但現在回想起來，我確信，我是抱着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主張相近的主義而走入鄉間！我每月掙七元三角錢；五元錢養家裏兩個老病人，是我的父母；一元錢買布，做衣服，不敢買成衣，買成衣不得夠；存五角錢買鞋；五角錢買紙墨草本；三角錢做每次進城時的旅費；收支相抵，暫時尙未負債。此外，每天二斤蒸饅，和校工三斤蒸饅，都是從二十五畝校園裏鋤出來的。我喝兩盃開水，是自己從校內井裏汲水燒開的。柴，由校工去打，十分不足時，可由李卓先生填補數元買炭。菜，我們有時兩三個月都不吃，因爲我還沒本領在校園一年到頭種好菜，這同時又是無形中給我們一個懲罰！我們難受什麼？我們奮鬥吧！我們要使所有的人們知道：我們已經排除萬難，在一塊荒涼的高原上，豎起了一面普及教育的旗幟！

五月二日寫於山西鳴條崗李烈士國圖學校

阿根

余健生

天空漸漸沉暗下來了，一片怒憤而雜亂的響聲，忽自我校的東鄰傳來，爲了好奇心的驅使，不自禁的腦筋便發出命

令支配我的一一號汽車開到響聲傳來的發源地。

「這個阿根小賊真壞透，今天又把小龍長衫偷去了，這還要得嗎？晚上等他回來，一定把他破布爛棉花捲捲趕他滾蛋！這還要得！」剛一走到，便見一位胖大哥氣恨恨地指手畫腳在怒罵。室內站着許多婦女小孩子老太婆圍着看白相。

剛巧我的同學陳根夫也在旁邊，我便問他阿根偷衣服的事情，他便一五一十對我說：

「阿根是這位胖子金大哥的養子，是一個極可憐的小孩子。他在六歲時母親便去世了，父親帶他到上海去做工，那知剛到一年，弟弟便因病死了。父親又傷心又害怕，怕這個獨兒子有什麼危險，便又把他帶回無錫租一間小屋做生意。生意到做得很興旺，日子也過得去，每天不講吃魚吃肉，白米飯總有得吃。正當生意蠻好的時候，爲了不答應繳額外的捐稅，和收捐員打起架來，父親便被抓去吃官司了。一月出來後，生意弄得一場糊塗，父親性子天生躁急，受了這樣的打擊，不幾天便急出病來了。病了既沒有錢請醫生，兒子又不肯服侍，吃冷水，亂吞藥，越急越病，愈病愈急，終於就此死掉了。鄰居們把他家的東西賣賣押押，買一口薄皮棺材安葬後，阿根便成一個無家可歸無人可靠無飯可吃的孤苦孩子啦！這位發脾氣的金東村正苦悶沒有兒子接後代，

便把阿根領去做兒子，阿根也就喊他爹爹。可是不久東村娘子也養出一個兒子，就是這個小龍，寶貝得像活龍似的，真合俗話所說：「啥在嘴裏怕化死，吐出來怕凍死，」給他好衣服着，好東西吃，愛護得不知如何是好！阿根從此便沒有好日子過，常時被打被罵，尤其是看着小龍吃好東西，阿根口水真的掛多長呢！爲了他也是個小孩子，他也要吃點有味道的東西，便常把小龍的東西偷出去換糖吃，今天已是第三次，不知回來時要受什麼罪呢！」

陳村坐着吁氣，看的人也漸漸散去，點點的星光，閃閃地向黑暗的大地射下，好像有着無限的憂愁，在爲阿根担

心。

回校吃晚飯，飯業雖很好，不知爲什麼再也吃不下。胡亂吃了幾口上樓寫日記，剛寫下一個字，便聽見一陣極悲慘的孩子喊救命聲，像小羊叫般令人心酸。我的手抖起來了，一個字也寫不下去了，眼淚像天空的流星一樣，一顆顆擠了下來，滴在紙上。

「小賊！打死你這個小賊！明朝替我滾！」拍！拍！

「哎！……娘啊！不偷哪！不偷哪！……哎！救命啊！……」

我也是個小孩子，如果我是阿根，我……

人，同是一個人！

孩子！同是孩子！

好吃，要吃！

打！罵！

喊救命！

沒有家！

這一夜我如何睡得着！哥哥！

根保的生活自述（二）

密·野·

——續第七期——

在家裏住了一個多月，爺叔又把我送進一家商店裏去軋芝麻，一天可得到四百錢的工資。這裏面的同工，共有六十多個，每天在那裏工作，還怪寫意哩！

做三個月的小工，三姐要出嫁了。媽媽就叫我回到屋裏學磨豆腐，預備三姐出嫁了後，我來頂補她的職務。

去年二月裏，三姐出嫁後，我就和媽媽在家裏經營那豆腐店，除了重大的工作，媽媽不肯叫我做外，其餘餵豬，燒鍋，守門……我都能很小心地去做。

因我年紀尚小，所有做豆腐的工作，大半都是媽媽來包辦。每天下午兩三點鐘，她就開始浸豆子，準備一切磨豆腐

用的工具。到五六點鐘就開始磨明天要賣的豆腐。直到十一二點鐘的時候，她還不能睡覺。有時我想幫她一些忙，總是會被她拒絕的。

這樣的過下去，我以為母子兩人，應該很安適的過這窮苦的日子哩！然而事實竟是不能照我所想的那樣。

終天的辛苦了二十來個鐘頭，實指望每天所賺來的錢，能夠養活着我母子的生命。

一個小小的豆腐店，除了兩個人的吃穿之外，還要出三十元的房錢和十元錢的營業稅，雜捐還不在內。我們的生活就不能不成問題了。我和媽媽的日常主要食品，是豆渣和豆腐汁。有時也能買些糙米和饅頭，來補充食物的不足。

靠賣豆腐來過活，無論如何是不會夠的，所以能夠一天一天的維持下去的，是每一月能賣掉一隻或兩隻豬，才不致使我母子走到死的一條路上去。

舊年年底，大姐姐，二姐姐，三姐姐，大姐夫，二姐夫，三姐夫都來拜望媽媽。看到媽媽這樣將盡六旬的老人，每天還這樣辛苦，都覺不大安心。

「請媽媽到我家去住罷！」比較有錢的三姐夫，這樣說。

「還有小弟弟呢？」三姐姐指着我說。

「小弟弟到我家裏，去幫幾年忙，學些手藝，也是一生

的大事。」開木匠店的二姐夫說。

「這些，我以為都不是根本的辦法。照我的意思，我們大家怎樣替岳媽找一件輕閒的工作，請她老人家同小保弟在一起過生活，是比較合適得多。」老練的大姐夫說。

「還是您大姐夫說得對。我就是辛苦一些，也是不情願和保兒離開的。」媽媽很誠懇的說了幾句。

「我看，媽媽也是不願做那清吃坐穿的肉菩薩，還是請大姐夫替她找一件生活吧！」二姐姐說。

「大姐夫找好了的時候，需要錢的話，我們大家可共負一些責任。」三姐夫說。

「我這裏還有三隻豬哩，看看能賣幾塊錢，到那時也能顧一部份的急！」媽媽很有希望的說了這麼兩句。

「我們大家都找找看。」臨走的時候，大姐夫又說。

過了一個星期的工夫，大姐夫很快活的跨進我家門口，告訴媽媽說：「前幾天大家商量的事，現在已有門徑了。在關北彭浦區，龍澤村近處，有一個桃園，現在要賣。大約得一百五六十塊錢就可買到。這件事成功了，你們兩人也就夠生活了。」

「那裏有這許多洋錢呢？」媽媽沒辦法的說。

「錢，我們大家總可以想辦法哩。」

「豬，四十八塊錢，賣給這位朋友吧。」二姐夫帶了一個買豬客人走進來說。

「賣了也好，再等幾天，也許會跌價呢。」媽媽很巧妙的答覆二姐夫。

到了陰曆正月二十二日，大姐姐來說，桃園已由三姐夫拿出五十塊錢，她家裏拿出了三十塊，連豬價的四十八塊，把桃園買好了，不夠的都由大姐夫拿出了。問媽媽就搬到桃園裏去住，可不可以。

媽媽是五十三歲的人了，對這終天勞苦而不一飽的豆腐店業務，也不願再經營下去。就答應了到桃園裏去住。

「現在桃花尙不會開，到那裏吃什麼呢？」這就是我和媽媽未搬家以前要問的事了。後來三姐夫又答應了吃飯的錢，我們就在二月裏由浦東，把所有的破布爛棉花，搬到關北來了。

在這桃園裏一角的一間小屋子裏，住了媽媽和我兩個人，終天要不出去走一走，是不會見到人哩。因在屋裏住着沒有事做，我就同媽媽商量，找一個地方進學校讀些書。

讀書這件事情，媽媽當然不會不允許我的，不過附近的彭浦，張家宅——學校，都是要繳得起幾塊錢的學費才能進的。這，祇好打斷我進學校的念頭了。

不知什麼時候，媽媽聽到這觀音堂——紅廟——辦一個工學團，是不收學費的。我聽了，喜歡得不得了，就同媽媽說要來此地求學。（完）

科學新知

動物能認識顏色麼？

純·才·

真是個困難問題。我們怎麼解答呢？我們怎麼能知道狗能認識藍色，或是孔雀能辨別牠的羽毛的美麗色彩呢？我們只有拿我們自己來比較，並且藉着許多實驗的幫助來推斷。我們知道人類的眼睛里使我們認識顏色的構造。用顯微鏡研究網膜，已經探究出我們的網膜有兩種感受光線的器官——圓錐體和圓柱體。我們由許多事實的證據，可以斷定圓柱體是用來辨別明暗的；圓錐體是用來使我們辨別顏色的。那麼我們拿動物的眼睛檢查一下看看。我們可能看到圓柱體和圓錐體麼？在有脊椎骨的動物，我們確是看到的。然而，往往圓柱體比圓錐體多得多；常時圓錐體全然都沒有。沒有圓錐體的動物，一定是色盲。圓口類便是如此。八目鱧就是屬於這類動物。在黑暗中活動的獸類和水棲的獸類，都沒有圓錐

體。蝙蝠，刺鱗，鼯鼠，鯨，海豹等的眼睛里，都完全沒有圓錐體。在鼠類，臭貓，海豚等，圓錐體也很少。在鳥類之中，鼻有很多的圓柱體，圓錐體却很少。所有這些動物，多少都有些色盲。鳥類和爬行動物，都要尋求光明。這些動物所具備的辨識顏色的圓錐體要比圓柱體多得多。鳥看世界只是一團灰影。然而大多數鳥類，都有很好的色覺。但是牠們看一切的東西，都好像是戴着黃色眼鏡。

另有一種視覺測驗，就是觀察眼睛的瞳孔的收縮和放大。瞳孔對深暗的顏色，就會放大，對於淺淡的顏色，就會收縮。猩猩的眼睛的瞳孔，和人類的是一模一樣。貓狗識別顏色，非常模糊。魚的瞳孔不能活動，對於明暗是不會反應的，對於顏色也沒有反應。所以魚類都是色盲。

最新滅霧法

白·桃·

偉大的自然，時常和我們人類為難，淫雨不絕既會造成水災，久旱不雨又會造成旱災。科學家曾經用過許多方法，來和自然作戰，至今雖沒有戰勝這個不可避免的天災。可是，最近科學家已經戰勝霧了！

霧是航海家和飛行家的大敵，牠曾經毀滅掉不少人類的生命和財產，但科學家到底給牠戰勝了，最近有位科學家叫

做哈耳脫(William Haight)的在美國加利福尼亞(California) 建造了一座電塔。這座電塔有一百呎高，是一所電力廠。塔的頂上有一個圓形塔頂，裏面藏着十二呎的線圈，能够把一三，〇〇〇伏脫的電流，使牠的電壓增高到五〇〇，〇〇〇伏脫。這樣，便可以把五十萬伏脫的電放射到大氣中去

了。

這個放射電的塔，對於船隻的避免觸礁和航空的安全，有極大的幫助。哈耳脫氏除用來消滅霧之外，他還想用來消滅霜。因為霜對於菓木和五穀是有害的。這座電塔的效率，大約周圍三哩之內，都能及到。他從那圓形的塔頂上塔射出陰性的電流來。這電流可以高高的升入六哩到十二哩那末高的大氣中。陰性電流到了這里，便和自然界的陽性電流相遇。兩種電流一旦相遇，便產生了所謂力的極點。於是，形成了一個低氣壓區域，而使空中的水氣得到凝結的機會。這樣一來，那瀰漫於天地之間的霧，便漸漸凝成雨滴，變成雨落下來，而天空澄清了。

食物與牙齒

陶宏譯

馬蘭必夫人(Mary Mellanby)自一九一七年後，一直就在醫學研究會(Medical Research Council)裏從事食物對

齒的組織，及齒病的影響之研究。她證明出來：一個牙齒之易於腐敗，大部份的根基在乳牙與永久牙生長時的營養影響。病態的牙遠勝過所想像的那樣普通，特別容易遭受細菌的侵害。牙齒的形成需要適量的鈣和磷的供給。還要多量的丁種維他命，以便取得鈣和磷。這三種東西同是牙齒健康所必須的因子，特別是治療齒壞疽所必需的。因此，有兩個主要的因子約束着齒壞疽的發作：一個是優良形成的牙齒，因為牙齒形成得越優良，對於病菌的抵抗力也越大；一個是構造的獨立，而抵抗力是直接受食物影響的。

兒童牙齒延長下去的研究，已經承認馬蘭必夫人所建立的觀念。她說牙齒的健康大部份是能夠由一些食物裏含有的要素所節制的，其中有些是有保護能力的；有些是有害的。在有保護牙齒能力的要素中，最好的是丁種維他命，存在於蛋黃，動物性脂肪，奶，豆類，菠菜，和魚肝油等食物中。米麥一類的食物，是對牙齒有害食物中最好的例子。馬蘭必夫人又證明出來，懷孕期和哺乳期的母體食物中所含的東西，前期和後期長牙時的食物裏，含有多量脂溶性的維他命(丁種維他命就是脂溶性的維他命，因為牠能溶在脂肪裏)，鈣，和磷的食物，如乳，蛋黃，魚類，豆類，等食物，都可以產生完全鈣質化的和合理排置的牙齒。丁種維他命也能由

使皮膚曝露於陽光或紫外光燈下而得到。像燕麥，特別是在胎兒時代多吃，便易於發生品質不良的牙齒，因此我們需要有相當的更多量的鈣質食物，以便使牙齒好好地發育。

譯自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教學做報告

自從開工以來

戴自俺

——鄉村幼兒園降世紀之二——

(一)

「讓孩子們到我這裏來！」

這是沒有開工以前我對孩子們燒下的心香。

自從開工以後，孩子們的天真的憨笑，大肚地無所懼憚的要求與夫種種驚人的創造等，給了我不少的助燃資料，我內心的香煙即因之而繚繞雲間，而造就出了不少的「海市蜃樓」。但當我從孩子們之所自出的那社會裏去追求一些決定他們的某種某種生活習慣的養成之不合理，或是決定着某一部份的孩子不能到這鄉村幼兒園來的條件底時候，我這熊熊燃燒着的心香是如同遇到了冬天的冰雪或是夏天的雷雨一般，在在都有被潑息之。虞在在都給我以煩悶！

可是，「實際生活是我們底總指導」，「能夠遵循着實際生活的指導而向前邁進的，是能負起這一歷史的使命完成這一歷史的任務的人」。當我想到這裏，又復從實際生活中去找出路的時候，我的心香便又熊熊地燃燒起來。我的脚步是不會停止前進；因而我就得到了許多以前我所不曾得到的啓示，感想，……問題。

我想，這些啓示，感想，……問題，許是關心此道的同志需要的，現在把他翻到這白紙黑字上來獻給大家。

(二)

桂馨，三歲了。但是不會講話，也不會走路。

初到這兒——幼兒園——的幾天，除掉隣家的大姊姊或大哥哥——即兒童工學團小朋友——是他的好朋友之外，別的人接近他，他不要，甚而要哭。這是由於他在家庭的狹窄的生活環境的影響，叫他對於人有「生」「熟」之區分，我們除了慢慢地把他從家庭解放到社會來而外，是沒有想到別的方法。幾天後，果然，這新的環境是被他熟識了。幼兒園九個導師中，錦璋抱他，他要；佩璉抱他，他要；慧中抱他，他要；玉負抱他，他要；力平抱他，他要，只有我抱他的時候，他不要，他用手上下左右的亂畫，拒絕我。別的導師沒有抱他，不知道。

「這是什麼道理呢？」「難道在三歲的幼兒的目光中就能很清楚地鑑別出男女導師嗎？他沒有拒絕的抱他的幾位導師都是女的。」男導師就真的沒有一班主張兒女私有者所謂的慈母之愛嗎？我不信。我要找出更具體的事實來。

一天的早上，我，錦璋，佩瑾，慧中在辦公室裏工作，桂馨來了，我很高興地去抱他。但他仍是不要我抱。她們三人去抱他，他却不拒絕。這樣，他便在我們的辦公室裏坐了下來玩。過了約二十分鐘，我同大家約好，我們都出去，讓他一個人在室裏坐着，幾分鐘後，我一個人進去，看看他是否感到孤寂？是否要我抱他？試驗的結果；他是照常拿着一枝大的顏色鉛筆玩，他不感到辦公室裏只剩他一人，我去抱他，他是不要。照樣，我又退出來，把時間再延長些，看看結果又是怎樣？第二次試驗的結果還是同第一次一樣。但她們三人去抱他，他却不拒絕。

第二天。

是大的小朋友快開始集團活動的時候，桂馨的母親把他送來，就交給了錦璋。錦璋抱了一會，把他放到地下，他哭，錦璋因為要去照料小朋友開朝會，便只好送到辦公室裏來交給我。這一次，不知怎的，他却要我抱了。爲着要把這當中的原因再追求得清楚些，我便請侶賢加入這個試驗，我

就把這孩子交給他，但他是不不要侶賢抱，就同今天以前之拒絕我一樣。可是，侶賢把一個磁娃娃給他，他却很快地就拿了過來。如是交給了侶賢幾次，他都不不要他抱。

對於這，我以為：不是在男女導師之區分，而是一個「生」「熟」的關係。到現在，桂馨到這兒來是二十三天了，所有大小朋友，只要是同他多接觸幾次的，誰要同他玩，他都不拒絕，誰要抱他，他都樂意。可是，在這裏又發生了問題：抱他的人太多，是抑阻他的自動的發展的；與他玩耍的人太多，有時不一定是有利於他的，如我發現某一天一位小朋友把鍋粑給他吃（這於幼兒的牙齒是有損的），一位小朋友分他所吃的東西給他吃（這於各種病症之傳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便是一例。這中間，尤其以成人所給於他的不好的地方是特多；如親吻他的小面龐，撫摩他的小手，故意逗引他大笑，把他高高地舉起來當作某種玩具的玩耍，兩手抱着他左右的移擺，遇到他撒屎撒尿的時候便扳下了一副不快或討厭的面孔，送給他很多的玩具以分散他的研究創造的精神等，都是極普遍而曾經遇到的。

這些，在成人方面，我相信，大部份，他們都是出於一種「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赤誠而給兒童以愛的，他們是不會有什麼惡意的。無奈他們已經是成人，恕我們的孩子們要事

負他們這番厚意了。現在，一方面我們是盡量地要避免上述諸多不幸的事實之發生，另一方面，則運用八九歲的兒童以作他們的小伴侶，——因為他們（小伴侶）的社會與幼兒的社會所相隔的距離是有限的，他們是沒有種種成人們的「牢不可破」的成見或習慣的。

(三)

「運用幼兒的生活實施幼兒的教育」，這是我們輔導孩子們的一個原則。本團現在所收的是五月以上六歲以下的幼兒，我們不是要把他們教成公子小姐，我們的重要任務是要輔導幼兒們能夠過合理的生活。因而，孩子們吃些什麼？穿得怎樣？睡在什麼地方？一天睡幾個鐘頭？幾點鐘睡？幾點鐘起？每天大便在什麼時候？一次？兩次？小便呢？洗臉嗎？在家庭的一切生活父母是怎樣為他們處理的？……倒是我們所迫切而需要追問的問題。只就桂馨來說，以很短時間的追問所得，是這樣的：

一對二十五六歲左右的蘇種田（主要是種小菜）為生的青年夫婦，便是桂馨的父親母親。也許是先天不足？也許是後天失攝？母親的面色是極為憔悴，身體是極為孱弱。據說，這孩子的生產，是在二十一年「一二八」戰爭時被威嚇而不足月（鄉人以爲一個胎兒須懷足十月始爲足月）生產的，

生產以後，母親身體本來孱弱，加以一次的逃亡（那時，大場一帶也是戰爭要區），身體是格外支持不了。到了淞滬停戰協定簽字而後，他父母逃亡歸來，一方面爲生活所迫而不能不去作那「披星戴月」，「櫛風沐雨」的工作，一方面又無力調養那疲憊孱弱的身體，於是，桂馨便沒有得到充分的奶吃，其他與他的生長有關的諸問題如衣，住等，從這當中我們當可以想像得到一二。桂馨到現在是快達三足歲了還不會走路，話只會說一句「阿媽」，據他的父母說來，這就是主要原因。

「先天不足（？）」，「奶食不夠」，父母的工作是這樣的繁忙，我們有什麼方法來解決這些問題而幫助這孩子好生好長呢？

在我們環境的能力許可之下，第一我們能夠做的便是把他白天一天的生活都離開他那囚籠式的家庭來生活，不使他再滯跡於灶頭之間；其次，如一部份大小便之處理，衛生習慣的養成，睡覺之注意等都是能夠做的。在這原則下，我們是又遇到了一些問題。

就以睡覺來說吧：有時，在上午十時左右他要睡；有時在十二時左右，他要睡；有時在下午五時以後，他要睡；有時竟至整天他都不要睡。從我們的一般習慣上來解說，睡覺

本來是一種恢復疲倦的需要，幼兒什麼時候要睡，便表示着他在那時是已感到了疲倦，當然我們應順遂其需要。但又有兒童學者告訴我們：「六歲以下之幼兒睡覺，每晚須睡十一至十三小時，每天裏，要有一至二小時的眠息，同時，每晚幾點鐘上床，每早幾點鐘起床，都要有一定的時間」。（見 *The Child From one to Six, His Care and Training*，有中文譯本，名「一歲至六歲小兒培育法」——史端著作學社出版。）

假如前者的解說是對的，那麼兒童學者的研究將作何解？要完全遵循兒童學者的指示去做嗎？那麼問題是：像桂馨這樣的家庭——其實鄉村大多數孩子的家庭都是這樣——試問如何能夠做到？要不管兒童在家庭睡了多少時候，而在每天給他規定一個時間去睡，這行得通嗎？合理嗎？還有比較好的辦法是草過於使兒童在這裏過他全部的生活，全部的生活完全交由我們來料理，一切不合理的事實也許可以減少一些，但在這「私有財產」制度支配着的現社會裏，兒女也是人們的「私有財產」之一，他們是不肯整個的交來的。俗語說的：「肚不痛，肉不親，沒娘的孩子，交給神仙活不成」。便是他們一個很有力的辯護。再有，退若干步說，他們是肯把孩子交來了，但以我們現在的物力——人力還在其次——來說，是太難於負擔了！這究竟怎麼辦呢？我是到今天還沒

想通。

(四)

二十多天來的事實告訴了我們：鄉村幼兒團這份事業原為鄉村勞苦羣衆所有，原為鄉村勞苦羣衆所需，是一個很可靠的論據。自從開工以來，關於招收幼兒，我們是研到了下面幾種情形。這情形，就無異是給這論據一個更澈底的說明：

1. 兒女是「私有財產」（上面亦已說過了）之一，家中稍為比較富裕的，他們不理睬我們，甚者說我們「發瘋」，他們的孩子不送來；
2. 進學堂（他們不懂得什麼叫托兒所，幼稚園，幼兒園，他們只曉得學堂。）是七八歲以上的孩子才能夠的，五六個月以至一兩歲三四歲五六歲的幼兒，怎麼好進學堂呢？他們不信，他們懷疑，他們半信半疑，他們的孩子不送來；
3. 在這神權還支配着鄉民的大部思想的時候，他們對於孩子的一切，要求菩薩，要打卦，要算命，……有幾個人說，算命先生告訴他們。他們的孩子不好送到這兒來的，所以他們不送來；
4. 「成天都可以交給先生，還有小床小被給小囡囡，一個

銅鈿全弗要，那是再好沒了！……有一部份是欣喜若狂，成天都把孩子們送來；

5. 有一部份，他們似乎又明白這幼兒園的真相，似乎又不甚明白，他們有時送來，有時又不送來，——有時工作忙便送來，工作稍輕一點便不送來；有時天晴送來，下雨不送來；

這事實所給予我們的特別明顯的提示是什麼？就是，小地主是不需要我們這樣的事業的，反之，在貧農——即真正的鄉村勞苦羣衆——他們却是得其所哉。現在，一個未滿五月，一個已滿五月的幼兒以及桂馨，他們是幾乎天天都來，而他們的父母便是十分辛苦忙碌的人。尤其是桂馨，早上母親送來，一直要到十二時才由鄰舍的大的小朋友帶回，下午父親送來，常常要到夜七時左右才由我們送他歸家。貧農之需要幼兒園是已經證實了。

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深夜

孩子們的哭聲

孫銘勳

許多人却知道孩子們的笑，歡喜孩子們的笑，讚美孩子們笑。

「孩子們的笑，像一朵花；

像一朵花，哈哈哈哈哈！」

至於孩子們的哭，有誰知道呢？有誰歡喜呢？有誰讚美呢？

孩子們的哭，像什麼呢？

比較起來，哭的孩子，畢竟比笑的孩子多，而孩子們的哭的時間，也畢竟比笑的時間來得長吧！

這裏，就請大家來欣賞孩子們的哭聲。

孩子們的哭聲，也有旋律，也有節奏，用音樂的耳朵聽起來，也是一曲很好的音樂。這是我最近才發覺的現象，以後，更應該多下點功夫，專門來聽孩子們的哭聲，則孩子們的哭的旋律與節奏，將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然而這種旋律與節奏，有誰願意給他譜入音符，有誰願意給他注入留聲片，使普天之下的人聽到了，欣賞到了，皆能夠同聲一哭，皆能夠共洒一滴同情之淚呢？

這種責任之沒有人擔負，是人類文明的一大損失，是音樂界裏的一大缺憾，我很想去問問裴德芬，我也很想去問問愛迪生，在他們偉大的許多創造中，為什麼不替孩子們特闢這一個部門？

一個在紗廠裏做夜工的，母親把她的女孩子送了來，要在這裏睡覺，也在這裏吃飯，問我們收不收？這是當然要收

的。

但這孩子只有兩歲半，還不會說話，而且認人，母親走了，就哭。

今天負責照料全體小孩的，是慧珍與映秋，所以這孩子初來時，是文霞去抱她，她哭的很厲害。後來，文娟去抱她，她哭的更厲害。任何人去抱她，她都是哭。

過了一點鐘，她的母親來了，說是不放心。我說：「你放心好了，她在這裏，我們一定會好好的照料她的，你放心好了。你不必天天來看她，一個禮拜來看一次好了。你若天天來看她，她總認住了你，你來時她不哭，你走了她又哭了不得。你不看她，她哭了一會，把這裏的人認熟了，也就不哭了。」

我要她馬上回去，她還是不想去，我說：「你若不去，你能够一天到晚在這裏抱她嗎？你放心回去好了！」她才慢慢地走了。她走了以後，這孩子當然哭，放聲大哭。這是沒有辦法可以立時醫治的事，只好讓她哭，只有待時間來解決這一個病態了。

她爲什麼要哭呢？她要回家去。

她爲什麼要回家去呢？因爲她是家庭的所有物，家庭養她，家庭保護她。她是母親的寶貝，母親愛她，母親疼

她，母親撫摩她。她離不開家庭，離不開母親了。母親把孩子看成自己的私有品，孩子也把母親看成自己的私有品了。她們不能離開，一旦離開了，母親心裏捨不得，孩子心裏難過，於是哭，放聲痛哭。從這痛哭中，銷磨了多少精神，損失了多少元氣？這是人類自己造下來的罪惡，爲什麼自己把自己的範圍劃得這樣狹隘呢？

我們要從這一般母親們的手裏把孩子們奪過來，奪過來！但我們不是奪過來爲我們私人所有，而是要把孩子們培養成爲具有廣大範圍的社會中的一員。她們是獨立的人，不受任何人的束縛與憐惜，而同時又是整個社會中的一粒細胞，她們要爲整個的人類社會而努力。

但我們現在的力量是很薄弱，也只能一個一個地零零碎碎地奪過來。我們現在是一個一個地零零碎碎地奪過來，等到範圍擴大了以後，到了孩子們成立了，到了下一輩的孩子們，也就不會有這樣的狹隘，也就不會有這樣的哭聲，也就不會像我們這樣的苦惱了。

請聽：

讓孩子們到我這裏來！

讓孩子們到我這裏來！

這孩子，一直哭了兩個鐘頭，慧珍去抱她，她還是哭。

到了吃中飯的時候，也許是哭得太疲倦了，肚子餓了，又顧到要吃飯，不哭了。但吃完了飯，又細細地哭起來，用手指着門外，要回家去。起初是慧珍抱她，後來又是文霞去抱她，她還是哭。文娟對我說：「孫先生，你去抱抱牠看，看牠要你不要？」我就去抱她，我把她抱到前樓的兒童宿舍裏去，指着壁上許多的兒童爲題材的圖畫給她看。大概是這些圖畫的色彩與形態吸住了她的注意力，轉移了她的情緒，她不哭了。

然而不到十分鐘，把頭一掉，身子一動，又哭起來了。我把她抱到窗子邊，指着窗外的許多人物給她看，她不哭了。

過了兩分鐘，又哼起來了，用手指着門外，要回家去。她是說不出這「要回家去」的四個字的，她只能用很單純的音調表示出這意思來。我告訴她：「唉，這裏就是你的家，你不要回去了。」我想，這話的意思，她是懂得的，雖然她說不出來。

她一面哼，面上表現着疲勞的神氣，似乎要睡了，於是，我把她的頭靠住我的左臂，腳搭住我的右臂，我用眼睛看着她，她還是哼。我玩味着她的哼聲，我想起昨天在中學雜誌四十五期上看見的豐子愷的「音樂之用」一文中的一

段話，是：

「我家有個小孩子，不時要哭，要噪，要跌交，要肚痛，她娘也管她不了，只有李家大媽能克制她。其克制之法，便是唱歌。逢到她哭了，噪了，她抱着用手拍幾下，唱歌給她聽，她便不哭了，不噪了。逢到她跌交了，或是痛肚了，如蒙了不白之冤似地大聲號哭，也只要李家大媽一到，抱着按摩一下，唱幾支歌，孩子便會入睡，醒來時痛苦霍然若失了。這并非偶然。唱歌的確可以催眠，音樂中不是有「眠兒歌」這一種樂曲的嗎？由此展進，也許可以有「醒睡歌」，「消食歌」，以至「鎮痛歌」，「解毒歌」，「消痰止渴歌」，「養血通瘋歌」，等等……」

於是，我便用嘴吹哨子，吹出一種沉靜而弛緩的旋律，她用眼睛看着我的嘴，我知道這有點作用了。我再搖搖她，又慢慢地走動，這旋律的聲音又忽抑忽揚起來，於是，她的眼漸漸地合攏起來，慢慢地很安靜地睡下去了。

她是睡在我的臂上，雖然已經睡熟了，但我的嘴裏的哨子的旋律，還是繼續不斷地吹出來。天氣是熱起來了，也許是要落雨吧，所以特別的悶人。我抱着一個熱度很高的孩子在身上，而且兩手被她束縛住了，只有額上的汗珠一粒一粒地流下來。我應該學習「人生」影片裏的那一位好母親的

沉靜而慈和的態度，我心裏想。雖然新時代的母親的識意并不像「人生」影片裏的那位好母親的樣子，但她那付沉靜而慈和的態度，是值得學習的。福祿貝耳曾經說過：「真正的慈母就是一個良師，真正的良師就是一個慈母。」我們要做廣大的兒童的慈母，絕對不應該只對一兩個兒童發揮那狹隘的自私的「母性之愛。」

過了一刻，我叫文霞來，整理床被，放她下去睡了。她的身子一振動，又哼了起來，我趕忙拍着她的背，哨子的旋律又抑揚起來，她才安睡下去了。

慧珍也來了，我把剛才的催眠法及昨天所見的「音樂之用」中所說的講給她們聽，又講述了我從前在淮安的一段經歷：義華和仲達痛了瘧疾，我不給他們飯吃，只給他們喝開水，服金雞納霜丸，過了兩天，病是好了，下了床，伏在桌子上，顏色慘淡，形容憔悴，也不想飯吃。我想，這將怎麼辦呢？我就找一些畫報給他們看，有趣味了，說起話來，也走動起來了。我再把留聲機開起來，開許多音樂名曲給他們聽。起初是我開，開了一兩片，他站起來要自己去開了。過了半個鐘頭，臉上有笑容，說是肚子餓了，要吃飯。

講完了這段故事，我回到我的寢室裏來，雖然是很疲倦，但我不能睡覺，只略事休息，大約過了二十分鐘，我又

回到兒童宿舍裏去，剛走到門口，便聽到文霞與慧珍又在想方法給她催眠了，原來，她是被別人吵醒了，哭。

我又把她抱起來，用剛才的方法給她催眠，然而不成功，不能吸引她的注意力，直過了十五分鐘，她還是哭。而此時菊英又哭吵着要來睡覺了，兩個哭在一起，是一種不規則的和聲與旋律。我們三人分開來工作了，我是抱着這一個吹哨子，在室內走來走去，想使她安眠。慧珍與文霞又去整理另一床鋪給菊英睡。但她們兩個小孩好似比賽誰的哭聲響亮似地，盡情地哭。費了很大的功夫，菊英算是睡着了。我指着菊英對這一個說：「她已經睡好了，你也好好睡吧！」嘴裏哨子不斷地吹，慢慢地，這一個也睡下去，於是，我們三人算是可以休息一刻了。

過了二十分鐘，大約是樓下的孩子們的響聲把她們驚醒了，菊英先哭，這一個也跟着哭起來。文霞去照料菊英去了，我去抱這一個，她不要我抱。慧珍去抱她，她也不要慧珍抱。慧珍把她的被揭開來看，她本來沒有出小便，她只將兩腳在床裏亂動，哭。等文霞來抱她，她才起來，而她的內衣與褲子都被她的小便弄得全潮溼了。幸好，我們是用油布給她墊着的，不然，褲子也要弄潮溼了。文霞給她換褲子，慧珍給她換內衣，我給她疊被。衣褲換好了，文霞給她的衣

褲拿到晒台上去，剛離開，她反大哭起來了。慧珍笑着對她說：「不要哭了，你在家裏有這樣的舒服嗎？幾個人服侍，換衣的換衣，疊被的疊被，你還要哭嗎？」我們都笑了起來。然而她還是哭，不惟哭，還要跳，好像是什麼人得罪了她似的。我也有些失悔，我們的笑聲，究竟給她的心靈上一種什麼刺激呢？她正在痛哭的時候，我們不應該發這笑聲！

文霞把衣褲晒好了，來把她抱到亭子間裏去，給她洗面，她不願意洗。倒開水給她喝，她也不喝。拿珠子給她穿，她也不要。但菊英拿珠子去穿時，她又要來搶了。只好平均分配，兩人各一半，然而菊英又不許可，互相爭鬥，又哭起來。

教育者如扶醉人，

扶得東來西又倒！

總動員種棉花

尹孔敏

(一) 割麥種花

「割麥種花，割麥種花！」

這是我們在鄉下，近來天天聽到布穀鳩好像叫出這樣的聲音，牠叫的究竟有什麼意思呢？據農友說：這裏叫「種棉花」，簡稱「種花」。布穀鳥是叫我們割了成熟的麥子，種

下棉花，哪麼我們便有飯吃，便有衣穿了。

「是在四月二十左右，我們承蒙寶山實驗農民教育館送給我們寶山本地改良種子，白籽棉、五百斤，我們要趕快的遵聽布穀鳥的命令，運用我們的腦和手撒下地了。我想我們要趕快的召集棉花工學團團員，開一次會議，商量怎樣分散哪五百斤的白籽棉，這是我與團長沈禹生先生，在一個寂靜的晚上像這樣的談着。沈團長道：「這幾天，正是我們將田地土塊耙碎作畦的時候，稍等數日這部工作告罷，便可擇定日期召集大家開會啊！」

(二) 分散種子

在四月二十八日，我們吃罷午餐，由沈團長召集全體團員，借沈團員少帆家裏舉行會議。因為早將寶山送來的白籽棉種子，藏在乾燥通風，地方寬鬆少帆家裏，我們為便於觀察種子之優劣，以及分散的便利起見，所以就在少帆家裏開起會來。我們在大嘍，經中了三十分鐘的致慮和商量，決定結果是：(一)種六畝棉田以上者、每六畝可領受白籽棉八斤，於六畝地中以一畝試種八斤白籽棉。(二)沈家樓村棉田共計三百十四畝，暫以六十二畝試種，並需用條播機播種；如此決定，即宣佈散會，各個團員回到家裏，拿着竹籬哪，麻包哪，布袋哪，……等等，又到少帆家裏領取白籽

棉，頃刻之間，分散盡淨。

(三) 在生活計劃大綱裏

檢點我們五月生活計劃大綱裏有「總動員種棉花」這條重要活動。記得我在五月五日那天晚上，我與十幾位棉花工學團團員談起了這個活動的意義。我們認為關於這次的種棉活動是非常的重要，因為我們認為本地固有之工，加以科學培養，組織團結起來，是用力省而收效大。我們要以沈家樓村三百十四畝棉田，以至於全寶山縣的二十餘萬畝棉田，組織團結起來，則不難做到：「以大衆所做之工，來培養大衆的生命，以大衆的科學來明瞭大衆的生命，以大衆的團結力量來保衛大衆的生命。」哪嗎，我們以條播機來自種棉花，以至自行設機織布，待行之有效，即行推之全縣全國，解決人生四大需要之衣的問題，以杜絕資本帝國主義者之經濟侵略，這就是我們從棉花着跟，從近處着手做起的道理了。

(四) 團長下着緊急命令！

在一個約莫七時的早晨——五月八日晨——沈團長將種子略加水淘浸濕，拌上毛灰，放進條播機，預備種他家棉地的時候，而棉花工學團的顧問世德兄，他先當場拉着條播機前面繩子，向前一步的拖，沈團長扶着條播機的雙柄，隨筆路線播種，這是初次的試種。立在田硬旁的青年農友和

青年婦女，小孩子看得都很出神，沈團長和他們說了一聲：「倒還便當！不過種得有點彎曲，很費氣力喲！」世德兄聽了說道：「我們初次試種，對於技巧方面當然有些欠缺，不免有點彎曲，有點覺得吃力，我想再種下去，就會好些！」他這樣的說了之後，接着有團員沈紅根跳進田裏搶着條播機，也來試種，我就請他在後面扶柄，我在前面拉繩子，是的，我也覺得拉得很吃力，兩腳腿跑得痠痛哩！我回過頭來看看紅根，哈哈！他已是額角上滴着豆大的汗珠，像給暴風雨淋過了一樣，每個汗毛孔裏滲出滴下了。我們都跑到樹蔭下面，脫了幾件襯衣，穿着汗衫背心休息了一會。這時候，天上的雲，陰霾得可怕，樹頭上擺動得很厲害，好像狂風暴雨即刻要降臨了，「同工們！快些兒種花吧！」這是沈團長下着的緊急命令！說時遲，哪時快，我們遠遠地又看見方與嚴兄和黃志和弟來了，他們是穿着短裝，捲着袖口，赤着腳，準備來參加的，當然，我們心靈上愉快得什麼似的，歡迎他們倆位種了半天。直至沈團長的棉田播種完畢，我們就爬上田埂休息，站在田硬旁的人們見着我們都問了一句：「你們辛苦吧！」我們都是笑着：「不，不辛苦！」

(五) 工學團的田地

「先生！你們替我們種花，我們沒有一碗飯請你們吃，

沒有一杯開水請你們喝，沒有一個銅元，結你們做工錢，你們是白辛苦了！」少田阿度和着十來個農友齊向着我和世德，與嚴，志和。

「這次是第一次用條播機種花，我們大家都對技巧方面還很欠缺，我們大家都在種花上學種花，都是在做上學，在做上教，都是共做，共學，共教，無所謂替你們種花，況且工學團就是你們的，工學團的田地就是你們自己的，你們自己要團結起來種花，你們需要到我們幫忙的時候，我們總可以盡量的幫忙你們，你們要說請我們吃飯，喝開水，給工錢……，哪就根本失了我們原有的意義。」

他們聽了我們這番解答又是笑了一陣！

我們正在興高彩烈的談論着，忽然西邊空場上來了二十多個小孩子，——兒童工學團的小團員和着幾個湊熱鬧的過路孩子，他們都來看種花的，我說：「我們大家都席地而坐吧！等一會請你們都參加種花，好不好？」

「好！我們也種花！」他們滿口的答應着。

像這樣的下去，我們一面請這二十多個小孩子種了兩小時，一面又請他們拿着一塊黑板兩支粉筆，寫了這些字！「總動員」，「種棉花」，「條播機」，「白籽棉」，「……」等給他們認得，連環的運用和解釋……

(六) 反對條播

「天公太不作美了。」

「五九」這一天落了很大的雨，今天「五十一」雖是放晴了，但田裏的土，被雨塊結，還不能種花哩！今天大家都在田裏耙鬆土塊，讓太陽曬晒，待明天纔能接着種呀！」沈團長晚上來了這樣的說。「是的，我們在工學團同着大家，這兩天各種活動，都是拿着種棉花做活動中心，今天你們把田裏土塊耙鬆，我們明天還要和小孩子都參加種花哩！」我告訴了沈團長。

「先生，這次種的花大不靈了，田畦種得彎曲的很，現在村上人都很反對再不用條播了。已條播的地，甚至有人還想重行耙去種子，仍行本地慣用散播哩！」（即不條播）

「哪不要緊，好則我們是第一次試種，當然技巧不靈的，況這次你們的田畦，都是闊四尺或五尺的，都條播了四行或五行，頂多的還有六行，因為行數緊密，條播時，當有彎曲，有不整齊處，不過，我們總認為這個條播機，是個小小的科學機器，總得比散播的老法子要好些的啊！」沈團長和我在村夜沈靜的空氣中，這樣的談了一會。

(七) 一件小小憾事

時光很迅速的過去，「早種」的時期，這三天內，給我

們緊張的忙過去了，雖然是由沈團長碰來的釘子，阻止我們的條播熱忱，但，我們總抱着：「生來不怕碰釘子，碰了一根化一根的勇氣，」沈家樓村的棉田，給我們條播了四十畝左右。可是照我們原訂計劃——試種六十餘畝，尚差二十餘畝，都夾在散播裏去，這不為不算是一件小小憾事。

(八) 最後的勝利

布穀鳥的叫聲，是一天一天稀少，甚至於現在聽不見了，田裏的黃金麥割去了，「早種」的棉花呢！也種下去了，我們可以知道現在小滿節到了，「晚種」的棉花時期，也同樣的跟着「早種」時期忙了過去。現在連日的繼續着各手一鋤，於田間削花，——上海人說削花，南京人說鋤花，總括言之就是鋤去棉田之雜草。——

「先生，這兩天我們真忙啦！麥子剛剛割了上來，種子已出，棉花又是薰薰的長上來，棉田的草亦跟着長上來了，個個忙着除草哩！」

「是的，這兩天大家都在赤日炎炎似火燒的熱度裏忙碌着真辛苦呀！不過你們以為這次的條播與本地慣用的散播，現在現露出的成績在哪兒？」我這樣的說了，沈團長，少田等十類人都望了我好久默無聲息，最後：

「先生，條播是最好，一、種子容易出，較之散播要

早出三天，二、管理工作便當，好利用鋤頭除草；較之花苗密生，徒長枝葉，結實不多的散播，非常便當哩！」

「這是這幾天，你們所知道的一二點，但是還有許多好的事實證明，以後還可知道的，現在我不必同你們說……」

「是格，是格，現在村上人是有意思，到明年都願意條播……添購條播機……」

我們得了這些的話語，心靈上要如何的跳動，神情上又如何的愉快呢！我們除請了方與嚴戴自俺二兄拍了幾張值得永久留念的照片，我們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二三，六，四，於沈家樓棉花工場

活字典

學校風景之四

蔡鶴



詩歌

點滴

郭季成

點滴！點點滴！

天天滴，不間斷的滴；

滴一滴，便有一滴的痕迹。

點滴的水，可以穿石。

x x x x x x

點滴！點點滴！

天天滴，不間斷的滴，

二三 五 二五 於皖蕪教育局

滴一滴，便有一滴的痕迹。

點滴的汗，叫人有穿有吃。

x x x x x x

點滴！點點滴！

天天滴，不間斷的滴；

滴一滴，便有一滴的痕迹。

點滴的血，可將大地開闢。

通訊

給新安小學的信

孫銘勳

新安小學全體大小朋友：

六月六日，新安誕辰，你們的請柬早已收到，但我因時間空間的限制，既不能身親前來參加你們的典禮，也沒有什麼賀儀。照我和新安的關係——永恆的關係，我不必有什麼

儀來賀，而你們也未必希望我有什麼賀的儀。

只是，我現在對新安有了一個念頭，這念頭並不是起於現在，不過到現在才有了明確的表現而已。

我現在把這個念頭告訴你們，也就當着是我在六月六日給你們的賀儀。我是要力求這念頭能夠實現，而且互相策勵，以期於明年的六月六日，使這念頭不止仍然是一個念頭。

我對於幼兒園是抱了一個擴充數量的態度。現在，幼兒園只有一個，這一個裏的兒童數，每天實際能到者，三十個樣子已容不下。最近又要開辦家長讀書班，已報名者有二十六七十人。目前的將來，大人數的增加，也許比小孩子來得容易，而互為因果，則較遠的將來，小孩子的增加也就不難，這實在是一件值得欣稱幸的事。

然而，我們試把這數量與整個的人羣作一比較，這簡直是太平洋的一滴水，大戈壁的一粒沙，算得了什麼？

兒童時期的理想化，原出於特權階級的舊文學中，生活打擊弱者，誰還比兒童更弱些呢？我立志要把這些最受打擊的兒童一個一個地從苦海裏拯救出來，所以我要向普遍的人羣作大聲的呼喚！

讓孩子們到我這裏來！

讓孩子們到我這裏來！

培養人才，是擴充數量的一個要件，現在有四個藝友，兩個是從鎮江來的，兩個是從女工隊伍裏來的。這兩個女工藝友，我是極力訓練她們能夠自己主持，現在也有許多責任是交給她們去負擔去了！

下半年的女工藝友，也許就要增加到四個，我是希望着明年的兒童節，又能成爲中國第二個勞工幼兒團的生辰。

但因為現實的隔限，也許到了明年的兒童節，第二個勞工幼兒團不能出世，或者，我所培植出來的女工藝友，在數量上超過了勞工的幼兒團的需要，再不，我是立定志願，無論如何，在明年能夠帶着兩個藝友重回淮安，以謀新安幼稚園之復活。

鎮江的兩個藝友，下半年是必得要回去創辦鎮江新安幼稚園，在她們回去創辦時，我是義不容辭地要給她們的幫助。前次蔭庭先生來滬，曾和我作初步決定，在他的大女兒回鎮江創辦幼稚園時，他就把他的二女兒到我這裏來學習。半年後，二女兒回鎮江去，大女兒又到我這裏來，如此循環，可收日進不已之效。

我對於新安，亦作如此想。在明年能有兩人到淮安去復活新安幼稚園時，我可在淮安暫住二三月再回到上海來。而

同時又在當地培養藝友，以謀新安幼稚園能在數量上逐漸擴充。半年後，淮安的兩人回到上海來，又另派兩人到淮安去。如此循環，既可收日進不已之效，而我對於新安，也可盡量發揮我的實際的助力。

這願望，我總求其不止是一個願望，則將來淮安的新幼，鎮江的新幼，上海的勞幼，都可以互相呼應，都有着無窮的希望了。

你們以爲如何？祝

全體健康！

孫銘勳 六月二日

最新編制——分部互用！

兒童南部國語（八冊）

陳鶴琴 梁士杰主編

一冊至四冊每冊定價一角 五冊至八冊每冊一角四分

是中國南部諸省的初小國語教科書也是中部和北部

諸省的初小補充讀本

兒童中部國語（八冊）

陳鶴琴主編

一冊至四冊每冊定價一角 五冊至八冊每冊一角四分

是中國中部諸省的初小國語教科書也是北部和南部

諸省的初小補充讀本

兒童北部國語（八冊）

陳鶴琴 陳劍恆主編

一冊至四冊每冊定價一角 五冊至八冊每冊一角四分

是中國北部諸省的初小國語教科書也是中部和南部

諸省的初小補充讀本

歡迎同志投稿啓事

依據生活教育的目光看來，文字只是生活的符號。因此，凡能引導我們參加更有意義的生活的文字纔是我們所歡迎的。我們這裏所需要的文字，是必須使我們對於生活可以取得更深刻的了解或更雄厚的參加的力量。凡缺乏這種了解與力量的文字，可以不必送來。我們現在特別歡迎的稿子有下列幾種：

- (一) 科學最前線的新知；
- (二) 世界大勢之解剖；
- (三) 三百六十行生活之素描；
- (四) 小孩生活之素描；
- (五) 生活教育實際問題之討論
- (六) 生活詩歌；
- (七) 生活照片漫畫；
- (八) 生活劇本。

散文每千字酬發表費二元。詩歌發表費依所佔散文地位計算，不依字數計算。照片漫畫每張酬發表費一元。著作權仍歸本人所有

收稿處 上海浙江路 兒童書局內 生活教育社

本刊廣告價目表

地位	全面	半面	四分之一
底面封	四十元	廿四元	無
裏面封	無	十八元	無
正文	二十元	十二元	八元
前後文	無	無	無

本表所訂價目，係屬實碼，絕無虛浮。如荷 各界刊登廣告，恕不再折扣。

本刊價目表

類別	時間	期數	國內	國外	寄費
零售	半月	一期	八分	八分	外加
預定	全年	廿四期	一元六角	二元六角	在內

注意 半年恕不預定

生活教育 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第十期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廿三年七月一日發行

主編人 陶知行

發行人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發行所 兒童書局

分售處 各地分局及特約所

本刊有著作權學
許翻印但教育物
術機關定期刊明
如欲轉載須寫局
出版的生活教育
第一期